

NEISBITE
JINGDIAN HUAXIANG XILIE

内斯比特
经典幻想系列

〔英〕伊迪丝·内斯比特 著

神奇的鼹鼠

SHENQI DE YANSHU

何文忠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NEISBITE
JINGDIAN HUANXIANG XILIE

内斯比特
经典幻想系列

SHENQI DE YANSHU
神奇的鼹鼠

[英] 伊迪丝·内斯比特 著

何文忠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奇的鼹鼠/ (英) 内斯比特著; 何文忠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6. 5

(内斯比特经典幻想系列)

ISBN 7-5339-2343-X

I. 神... II. ①内... ②何...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7327 号

神奇的鼹鼠	
[英]伊迪丝·内斯比特 著 何文忠 译	
责任编辑: 王晓乐 楼文英 插图: 唐 筠 装帧设计: 唐 筠 责任出版: 朱毅平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电邮: zjaph@mail.hz.zj.cn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经销 杭州飞达工艺美术印刷厂印刷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排版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 插页: 1 字数: 176 千字 印数: 0001—7000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2343-X 定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
- 1 阿尔丁伯爵 / 1
 - 2 神奇的鼹鼠 / 33
 - 3 波拿巴时代 / 66
 - 4 法军登陆 / 86
 - 5 拦路强盗 / 100
 - 6 城堡密室 / 123
 - 7 客厅的钥匙 / 145
-



-
- 8 背叛阴谋 / 163
- 9 塔中的囚徒 / 189
- 10 白翼与相机 / 210
- 11 冲洗胶卷 / 232
- 12 胶卷和云团 / 258
- 13 山楂花和珍珠 / 276
- 14 发现宝藏 / 294
-



阿尔丁伯爵

这曾是一座豪宅。这个家族曾拥有良田万顷、家财万贯，雇佣了许多佃农、家仆和家兵。豪宅的主人曾经骑了三天三夜的马才到达自己地产的边界，去迎接亨利国王，国王骑着马来到城堡，就在这里下榻。豪宅的继承人曾领兵反抗克伦威尔，豪宅的后人也曾经在外国土地上浴血奋战，来捍卫英格兰的荣耀，为阿尔丁家族一次次地扬名贴金。阿尔丁家族早在萨克森时代就有了，现在阿尔丁家

SHENQI DE YANSHU

族仍然存在，只不过已经人丁稀少，家境败落，没有了田地，也没有了家仆与家兵。如今的城堡，连屋顶都坍塌了，窗户上玻璃也没有了，空空荡荡。从窗户望出去，外面一大片土地从城堡饱经风雨的灰暗高墙下一直延伸到很远很远，可这已是别人家的土地了。现在人们所知道的阿尔丁家族的男丁就只剩两个了——一个老头和一个孩子。

这老头就是阿尔丁伯爵，城堡的主人。他独自一人住在一间石头砌成的小屋里，砌小屋的石头都是由于年深月久，或者是因为当年克伦威尔的轮番射击而从城堡上掉落下来的。那孩子就是爱德瑞德·阿尔丁，他住在峭壁上的小镇的一幢房子里，小镇迎风，给吹得一尘不染。

爱德瑞德住的这幢房子，颜色鲜艳，有许多弓形窗户，一个绿色的阳台，俯瞰着波光粼粼的大海，阳台前有三级整齐的白色台阶。门上有一个黄铜门环，由于长期的抓摸已经光滑透亮。这是一幢很漂亮的房子，要不是因为住了些讨厌的房客，住在这里也许会让人觉得十分愉快。亲爱的读者，我不能再对你隐瞒了，爱德瑞德·阿尔丁跟他的姑姑住在一起，他们靠招徕房客为生。招徕房客可是最令人不快的养家糊口的方式了。我建议你先试试别的挣钱方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走这条路。



比起住旅馆的人，那些到海边寄宿的人要难取悦得多。他们老是按铃要你侍候，要吃那么多餐饭，而且想吃就要吃，才不管是不是吃饭时间。从海边回来后，衣服上每条皱褶里满是沙子，弄得地毯上、沙发垫子上，可以说房子里的所有东西上到处都是。他们把湿漉漉的长长的海藻挂在崭新漂亮的玫瑰墙纸上，洗脸盆里总是盛满了海葵和贝壳。而且，他们总是很吵闹，老听到靴子在楼梯上噔噔作响，一点儿不管此刻你的头有多疼。你把账单给他们时，不管你要的数目多小，他们总是抱怨你要得太多太多。因此除非迫不得已，千万不要招徕房客。

阿尔丁小姐的遭遇便是如此，她也是迫不得已。

爱德瑞德和他的姐姐都在上学。（我前面有没有告诉你爱德瑞德有个姐姐？是的，他有，她的名字叫艾尔弗瑞达。）阿尔丁小姐就住在学校附近，这样她可以经常看到这两个孩子。她正在为自己准备嫁衣，要娶她的那位先生正打南美回英国来，他在那里发了财。两个孩子的父亲也要从南美回来，他也发了财，他跟阿尔丁小姐的心上人生意伙伴。姐弟俩和姑姑一碰到一起，就谈论着即将来临的美好时光，谈论着父亲和吉姆叔叔回来以后，如何到乡下去过幸福生活，永远快乐地生活下去。

后来消息传来，孩子们的爸爸和吉姆叔叔被强盗抓住了，钱没

SHERRI DE YANSHU

了。除了峭壁上的房子外，他们已经一无所有。因此阿尔丁小姐就把姐弟俩从伦敦学费很昂贵的学校转了出来，住到这峭壁上的房子里。他们没钱过日子，也没有办法挣钱糊口，阿尔丁小姐是位勇敢的女性，她就招徕房客赚钱来抚养两个孩子。再后来，噩耗传来，孩子的父亲和吉姆叔叔都死了，那一段时间，这所房子里的生活暗淡无光。

那是两年前的事情了。姐弟俩从来都不习惯这些房客，他们恨这些人。一开始他们还试图跟房客的小孩友好相处，但很快发现房客的孩子总认为自己地位高贵，很瞧不起姐弟俩。实际上，如果可以鄙视人家的话，通常房客的这些孩子是人人都可以鄙视的。在游行队伍中，来自贝克汉姆的雷金纳德·珀兹少爷对你吐了一下舌头，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你们家招徕房客！哟嗬！”这样，你要像以往那样对他友好确实很难。

家里有房客的时候，孩子们和姑姑就只有住在房子的最高处和最低处了——实际上就是阁楼和地下室。其实，家里差不多啥时候都有房客，房子很舒适，房客走了一批又来一批。

家里没有房客的时候，他们就在各个房间里轮着住，保持房间的通风。孩子们最喜欢那间很宽敞的地下室，因为那里的家具都属于早已作古的阿尔丁家族的先人们，墙上挂着的也都是死去的阿尔丁家族先人们的画像。房客们住的房间摆的都是新家具，没有什么



故事，不像地下室里光溜溜的古老的橡木桌子和柜子，每一样背后都有一个故事相连。

爱德瑞德和艾尔弗瑞达每天都去上学，学习阅读、作文、算术、地理、历史、拼写等有用的知识，可没有一门功课是他们喜欢的，确切地说，他们讨厌所有的课程。

功课中他们唯一喜爱的部分就是回家写作业，特别是艾蒂姑姑有空的时候，地理辅导就成了孩子们的历险记，历史辅导也成了故事会，即便是算术，好像也有了什么特别的含义。

“我真希望你能一直教我们。”爱德瑞德说道。他满手都是墨水，头一次对中国的出口有了兴趣，“只学书本上那些乏味的东西真是愚蠢透顶。”

“我也希望自己能一直教你们，可是我没有三头六臂呀，而且……”铃又响了。艾蒂姑姑说，“铃又响了，这是下午茶后的第十七遍了。我可怜的艾尔弗瑞达。没关系，去回按一下铃就行了，别跟他们说话，不管他们说什么别回嘴，那样没好处，反而会让他们走的时候少给钱。”

“他们走了我才高兴呢。”艾尔弗瑞达说。

“我也是啊。看到马车上堆满行李，载着这些人朝车站驶去，我真开心，当然，他们要先把账付清了。可是在这个时候，如果看

SHENQI DE XIAOSHU

到又有马车载着房客来，我也会很高兴。我的宝贝！我告诉你们，等我的船回来以后，我要到一个无人的小岛上去生活，再也没有出租马车、没有房客这些事来烦心。”

“长大以后，我就去大洋彼岸把你的船拖回来，我要带一艘蒸汽拖船去，亲自掌舵。”爱德瑞德说。

“那我就当船长。”艾尔弗瑞达说。

“不行，我要当船长。”

“你要掌舵就不能当船长。”

“我能。”

“不行，你不能。”

“能！能！我就能！”

“好了，那你就当吧。”艾尔弗瑞达说，“我知道你不行。你要是行的话，我在花园里挖一下就可以挖到金矿，艾蒂姑姑就可以在钱里面打滚。她才不会要你那什么愚蠢的破船呢！”

“现在开始拼写。”艾蒂姑姑说，“‘不友好’这个单词怎么拼？”

“你叫谁拼？”爱德瑞德敏锐地问道。

“你们两个都要拼！”艾蒂姑姑装着很严肃的样子说道。

当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你总是梦想美梦成真，拥有一百、一千，或者一百万英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记得我最中意的一



个梦就是我拥有一千英镑，并且知道我不需要用它来买任何实际需要的东西。在你梦到你有了一百、一千或者一百万英镑的时候，你花好几个小时来决定要给你喜欢的那些人买什么样的礼物，想象他们接受你的礼物、感受你的慷慨时会是多么吃惊和高兴。我想我们中没有几个人会把梦到的所有财富全花在自己身上的。当然，我们也会立即为自己买一辆摩托车、一个足球，还有球棒、真头发的洋娃娃、正宗的瓷器茶具、一大盒子各种口味的巧克力，还有《金银岛》以及埃文夫人所写的所有书籍。给自己买了这些东西后，我们就给别人买。这真是个美梦。但是通常，这美梦成真时，即有了一百或者一千英镑后，我们却忘记了以前的打算，而把钱全部花在了购买股票和地产上，花在了购买雪茄和皮袄上。如果我能再年轻一回，我将会坐下来，把我想用美梦成真时的钱购买的东西写下来，一旦我的美梦真的实现，我就会去认真阅读那个单子。铃又响了，这已经是第十八遍了，前门的门铃在响，一楼的铃也在响，二楼的也响起来了！艾尔弗瑞达要同时去应四个铃，这可真是一件难事。

按前门门铃的是邮差，他送来了三封信。第一封是水箱盖维修的账单。爱德瑞德以为如果木头的另一边有水，那么木头是不会烧起来的，于是他点了一把火，结果把水箱盖烧成了焦炭，证明他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第二封是一封问讯信，问阿尔丁小姐是否要请一个

SHENQI DE YANSHU

教士，工价减半，因为他有一个大家庭要养，孩子们都得了麻疹。而第三封信，就是这个故事的根由和开头，也是它的主线和动机。

爱德瑞德从邮差手里接过信，站在那里等着艾蒂姑姑把信读完。他收集邮票，此刻他还不确定这些邮票是否具有收藏价值，因为房间里面弥漫着一团浓浓的雾气。

第三封信在艾蒂姑姑身上产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效果。她读了一遍，用手揉了揉眼睛，然后起身站在吊灯下，又读了一遍。吊灯光线很暗，要换灯芯了。接着她又读了一遍，读完叫道：“哎哟！”

“信上说什么？姑姑，是收税的吗？”艾尔弗瑞达焦急地问道。他们曾经接到过这么一封收税的信，艾尔弗瑞达一直都忘不了。（如果你不了解收税的信意味着什么，问问你们家最穷的亲戚，他们也很可能是对你们家最好的亲戚，如果你不认识他们，那就去问一问洗衣女工。）

“不是，不是收税的，亲爱的。恰恰相反。”艾蒂姑姑回答道。

小孩子都不知道跟收税恰恰相反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但我确信那是某种很好的事情，确实如此。

“哦，姑姑，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太高兴了！”两个孩子异口同声地说道，他们连说了几遍，然后问道：“信上说什么？”

“我想——我还不是很肯定——我想是我们有一艘船要回来了。



哦，是那种很小的船，像玩具船一样，比那大不了多少。明天我先去一趟伦敦，去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一艘船，如果是，是一艘什么样的船。你们会很乖，是不是？”

“是的，哦，会很乖的。”两个孩子说道。

“不会给屠户下陷阱了，不会穿着睡袍上屋顶，不会在垃圾桶里玩印第安人的游戏，也不会给房客铺苹果派床了吧？”艾蒂姑姑一口气点到了她侄儿侄女最近玩的几个小把戏，这些小把戏使得他们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饶有趣味。

“不会的！我们真的不会了。”爱德瑞德说道。“我们保证不再想出什么新奇有趣的把戏来了。”他又接着说道，话语中充满了自我牺牲的味道。

“我要赶八点半的火车。我真希望我能给你们找点什么乐子。”艾蒂姑姑实在是太慈爱了，说不出“以免你们明天胡闹”之类的话，而这其实正是她内心所担心的，“爱德瑞德，我会给你带一件不错的生日礼物。要不要哈蒙德夫人来照看你们一天？”

“哦，不要。”爱德瑞德突然灵机一动，说道，“我们为什么不去野餐来庆祝我的生日呢？就艾尔弗^①和我两个人，就在山丘上。

^① 艾尔弗，艾尔弗瑞达的昵称。

提前一天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去年夏天你说我们还太小，大点再说，现在我们长大了，我长高了两英寸，艾尔弗长高三英寸。”

“现在你明白算术是多么有用了吧？”姑姑说道，“那好吧。明天你们就去吧。只是记住要穿旧衣服，要看路哦。你们可以玩一整天，现在嘛，上床睡觉。噢，又按铃了。天哪。”

就在爱德瑞德和艾尔弗瑞达穿过隔在地下室和房子之间的厚毛挂毯时，一个来自克拉彭地区的房客的孩子，也刚好要上楼去睡





觉。他把舌头伸过楼梯扶手，对这两个孩子做了个鬼脸，叫道：“小奴才。”这小子以为爱德瑞德和艾尔弗瑞达抓不到他，没等他们跑到楼梯脚，他肯定早已上楼了，但他没想到艾尔弗瑞达的胳膊这么长，她一把伸过楼梯扶手，抓住了这小子的一条腿，紧紧抱住。爱德瑞德此时刚好赶到，跟这个男孩扭打在一起，打上楼梯，又一次从楼梯上滚到楼梯下。他们的家人接住了他们，将他们分隔开来。除了这个小插曲，这一夜平安无事。

第二天早晨，艾蒂姑姑坐八点半的火车去了伦敦。孩子们的书包塞得满满的，塞的不是书本，而是面包、三明治，原来放那个墨迹斑斑的文具盒的地方，放了两大盒薄荷软糖，每盒都整整花了一个先令，这是孩子们在车站给姑姑送行时，姑姑临别前匆匆忙忙给他们买的。

两个孩子沿着红砖铺就的人行道慢慢往山上走去。人行道看上去好似水洗过一般。到了山顶，两个孩子停下脚步，相互对视了一下。

“我就知道错不了。”爱德瑞德说。

“姑姑也从来没有说过叫我们别来啊。”艾尔弗瑞达说。

“我发现，大人说要带你去什么地方时，这地方你永远去不了。”爱德瑞德说道。

“我也发现了。姑姑总是说要带我们来这里。”

“是的，她答应过。”

“我们不会鬼鬼祟祟，姑姑回来后我们要直截了当跟她说。”其实谁也没有说过爱德瑞德鬼鬼祟祟。

艾尔弗瑞达松了一口气，因为她觉得爱德瑞德不会真的这么做。

“毕竟，这是我们家的城堡。我们应该去看看我们家族的发源地，《克里夫盖特和恩云斯》那本书里就是这么说的。我说我们就把这当成一次朝圣之旅。书包就是我们的行囊，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那一便士买两根半便士一根的拐杖。要是你愿意，我们可以放些豆子在鞋子里。”他很大方地补充道。

“我们应该回家去拿。我可不喜欢把一个便士掰成两半，它们会弄疼人的。”艾尔弗瑞达充满疑虑地说道，“我想用我的这一便士来买……”看到弟弟皱了皱眉头，她打住了，过了一会儿接着说道，“好吧。你拿去吧。只是下次你有一个便士的时候记得还给我半个便士，那才公平。”

“我什么时候对你不公平了？算了，那么别去当什么朝圣者了。”爱德瑞德冷冷地说道。

“可我还是想去。”艾尔弗瑞达说。

爱德瑞德很倔强：“不去了，就随便走走算了。”